

史學雜稿訂存

黃雲眉著

史學雜誌訂存

黃雲眉著

史學雜稿訂存

黃雲眉著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

山東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東省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2980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 印張 9 1/8 · 插頁 4 · 字數 170,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

統一書号: 11099·105

定 价: (9) 1.30 元

敘言

余三十以前，泛濫羣籍，無所歸向；而大段晨夕，皆虛擲於篇什嗜好，蛩吟竅號，片句隻字，自和自賞。三十以後，稍涉考證之學，則又以孑居海隅，與四方學人，聲聞隔絕，遇有問題，撰布鄙論，卒無一日商榷之雅；而考證對象，亦廣及四部，雜然不加別擇，隨筆漫札，委填篋笥，省記非易，何暇董理。如是者殆十年，不幸寇氛東來，山川變色，余避地寄食，南冠低壓，俯仰無賴；始欲借一代之史，殫精其中，束制念慮，強圖安帖，（余未完稿之明史考證一書，實造端於是時。）而風雨打門，牢愁內沍，不能須臾去，且客館亦不能獲多書，究討之功，譬之策蹇衛，登峻坂，其難可想。如是者又十年，乃得天宇澄朗，熙春滿目，否極泰來，神王氣壯，蓋余憂患飽經，至今日而始於史學油然有述作之願焉。婆娑老樹，生意重盎，非今日社會之優越，孰嚙吸是而孰披拂是哉！

山東人民出版社，索余史學舊稿，擬爲重刊。余前此未專攻史學，亦未驚沐革命新論，

二十年前所嘗試而公世者，量少而質下，其不能中今日社會要求之鵠也無疑。特自惟補苴張皇之業，既夙昔所從事，而頑執宿見，盲隨權威，又余治學時所常以自惕者，則以今日社會要求衡之，謂爲可棄之鷄肋允當，謂爲大有逕庭抑非也。因檢已刊舊稿之屬於史學範圍，而與今日史學觀點無甚違戾者，加以修訂，寫付該社。並以余治學歷程，弁之卷首，俾讀者知余於史學，其止於是者有故，其或尺寸可進於是者亦有故。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余所謂待文王而後興者也。伏波據鞍顧盼，以示矍鑠，余今日心情，實大類於是。百爾同志，勿吝督教，余必嗣此而續有請益焉。

一九五九年，黃雲眉

目錄

叙言

邵二雲先生年譜.....一

明史編纂考略.....一〇九

雜論.....二九

李卓吾事實辨正.....八一

讀廣論語駢枝微子篇質章太炎先生.....二三

與夏瞿禪論改修宋史諸家書.....三〇

從主編者意圖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三六

清代纂修官書草率之一例——康熙字典.....四三

史學雜稿訂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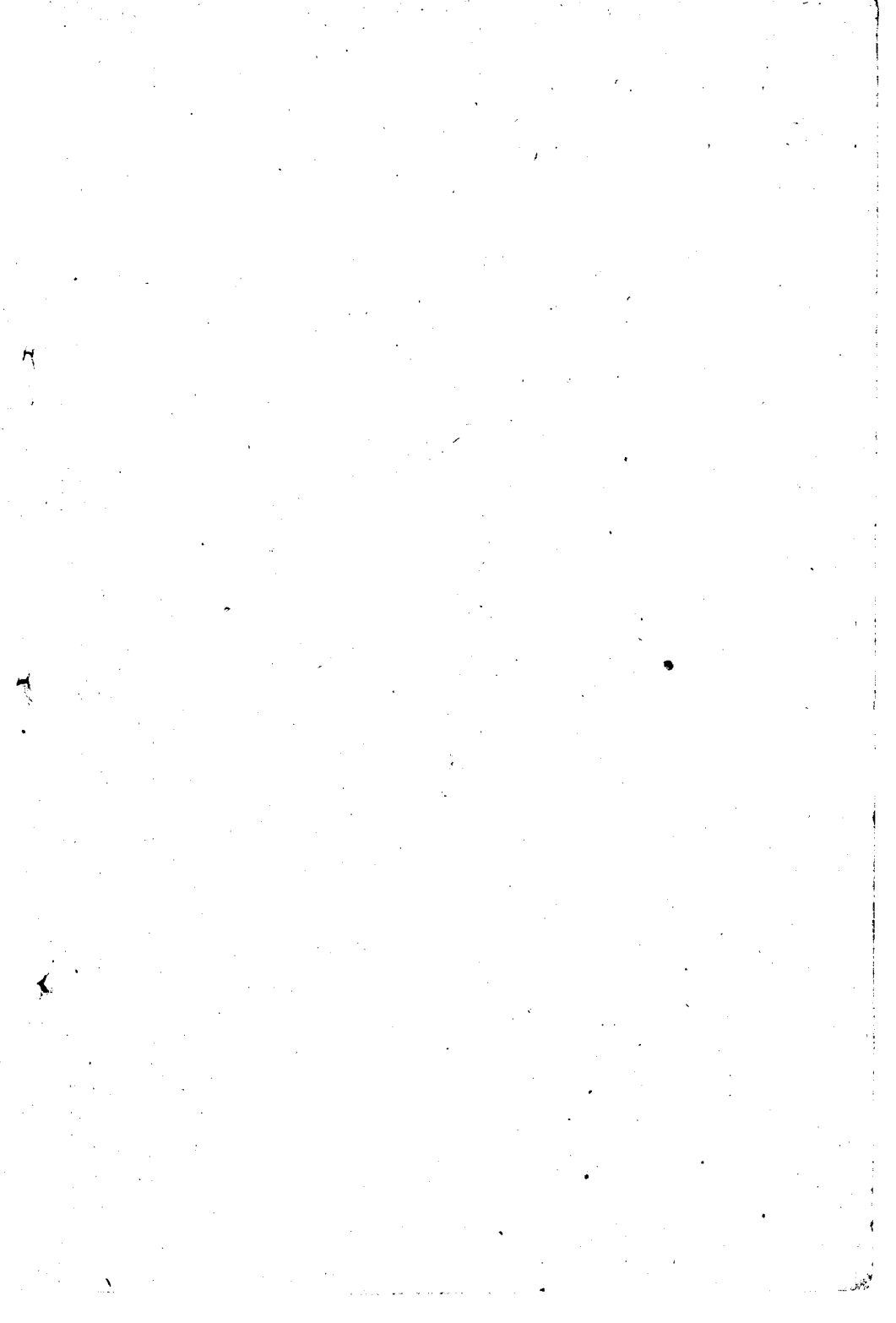
二

續蔡氏人表考校補……………二五

辨宋祁漢書校語……………二七

略論周禮五史與禮記左右史……………二九

邵二雲先生年譜



序

鄉前輩朱久香先生蘭曾撰邵二雲先生年譜四卷，今其稿已無存者。

二雲先生經緯史，習聞陽明南雷蕺山三先生之緒論，家藏宋元遺書甚富，數百年浙東文獻，萃於一身。章實齋氏知之最深，故當先生之歿，太息語人曰，『自斯人不祿，浙東之文獻盡矣！』然自先生之歿，去今僅百餘年，而其姓名事蹟，乃不爲學術界所熟聞；其著述亦幾與浙東文獻同歸澌沒。使章氏而在，其太息又何如也。

雲眉惜朱譜之不傳，懼鄉獻之莫徵，爰採諸家文集筆記所載與先生有關涉者，分年繫綴，輯爲是譜；不能分年者，則別其性質，依類附載。雖爲例駁雜不純，而補苴之難，略有可言：

先生著述散佚，除爾雅正義外，惟遺詩文鈔及札記等二三種，而文鈔又不載書牘贈序之文，（僅有贈張義年汪輝祖兩序）無以見先生學術思想之蘊寄，友好遊從之蹤跡，此一難也。

先生迴翔清署二十餘年，不以升降得失擾其夢寐，雖久居輦轂之下，而聲華閑淡，無顯顯矯激可

喜之行，足以聳動耳目，播爲逸事，此二難也。

先生居鄉時短，鄉之士夫，罕接風采，故梓桑口耳之傳，但誇仕宦衣錦之煥耀，不誦在官力學之清芬，此三難也。

先生子秉衡秉華，猶能勉續家學，並樹令譽，後此則舊家喬木，漸就蕭疎，手澤俱供覆瓿，遺裔已操微業，廬舍猶是，咨詢無由，此四難也。

取材之途既隘，裁削之功斯寡，故是譜之輯，舉凡先生所作所言，及朋儕之書牘贈詩，不擇長篇短語，但可資先生學術之闡發，存先生行誼之梗概者，往往連類而錄，靳於割愛，此則冗複瑣碎之病所由難免也。

蓋區區之意，惟期拾吉光之殘羽，彙爲一編，俾學術界對此聲華銷歇之大師，略能髣髴於百餘年前而接其馨歎，譜例之謹嚴，所未遑顧。著述浮沉，良不可知，日月逝於上，他時欲於塵封蠹蝕之中，尋此若隱若現之墜緒，吾知其難又不啻倍蓰矣。國中鴻達，進而教之，爲之增所未備，俾他時得據以刪定，則又區區之所切望者。

一九三一年六月完稿。

先生姓邵氏，名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

先生居宅面南江一支水，曰水面水層軒，蓋取杜詩（懷錦水居止）『層軒皆面水』句名之也。高祖琳，明進士，官山西洪洞知縣。

曾祖炳，縣學生。

曾祖母張氏。

祖向榮，字東葵，號餘山。康熙壬辰進士。以書劣覆試被黜。由中書改授定海縣教諭。晚補鎮海縣教諭。

祖母陳氏蔣氏。

叔祖坡，字兼山，號艮庵。康熙壬午舉人。以辛卯解元查某文出於坡，牽連除名。康熙六十年被召入京師，旋罷歸。

父佳銑，字藉安，號冶南。增廣生。自幼爲祖母張所鍾愛。比就傳，不程以所業。少長，會

季父坡自京師歸教里中，試之文，振筆立就，家人咸訝其何遽能是。自是從季父學，學日進。繼隨教諭君於鎮海，鎮海之士咸推服焉。其文不隨俗好，識者以爲在明江右五家中，與章羅酷相似。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見盧文昭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及錢大昕贈邵治南序）

母袁氏。慈谿縣學生蘇升女。歸藉安先生時，家故寒素，藉安先生甚嗜書，嘗得春秋國語古刻本，費無所償，夫人爲脫簪珥售之。尤喜聞洛誦聲，當人事稍閒，一缸夜圍，藉安先生擁書端坐，諸子弟前後挾策，問難質疑，藉安先生各爲指畫陳說，夫人亦欣然領會，自謂不能盡解，正如不善飲者得酒意耳。夫人外祖呂章成，明魯王時官待詔。嘗錯綜梁周興嗣千字文，紀明一代事實訓初學。夫人幼受章句於母氏，益以家學聞見，故頗熟於明史。（見章學誠邵室哀孺人墓志銘）又藉安先生以隨侍教諭君，往返明越間。事無大小，悉聽夫人區畫。故教諭君嘗曰，『吾居蛟門久，家中歲時燕嘗祭祀，賓客親故，往還問遺，無憂或失墜者，賴有四孺子耳。』（見張義年邵母袁太夫人六十壽序）

乾隆八年癸亥（公曆一七四三）先生生

是年，戴震二十歲，錢大昕十六歲，朱筠十五歲，汪輝祖十四歲，周永年十四歲，章學誠六

歲，同里張義年七歲。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二歲

四月，先生叔祖坡卒。年六十有九。

方苞盛稱坡文爲金陳而後，未見其偶。坡以查某事被繫，時苞亦在獄，相見則大喜曰，『我識君久，今之見何晚也！』在獄中，又何奇也！』對酒誦坡文。又詢近作，奏一篇，輒浮一白。又縱論古今成敗得失，爲性命交。坡前後主戴山書院，多所獎進。所著有稽古錄五十卷，詩文稿若干卷，並焚失。（見張義年嗽蔗集邵坡傳）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先生五歲

先生生有異稟，左目微眇，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爲祖敦諭君所鍾愛，親課讀於鎮海學署。四五歲卽知六義四聲。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見章學誠邵與桐別傳洪亮

吉邵學士家傳錢大昕邵君墓誌銘

按敦諭君雖鍾愛先生，而督學甚嚴，陳康祺燕下鄉腔錄云，『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淵濶家語，卒成通儒。』其言或過當，要可知先生成學，固非僅由異稟矣。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先生七歲

代父藉安先生賦贈人續婚排律五十韻。同里朱文治詩云：

隻眼觀書喜獨明，先生智慧自天生。七齡早已工長律，花燭詞成老輩驚。（繞竹山房詩稿）

卷十一邵丈二雲學士江南詩鈔題詞及注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九歲

鎮海大饑，敦諭君率諸生爲粥於路，自冬初至春末，全活無算。（紹興府志）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一歲

是年，教諭君以老告歸。

教諭君以講學爲事，所至輒履滿戶外。嘗立學規四條：曰立志，曰誦經，曰考史，曰敦倫。論立志曰：

人性同而志殊焉，志富貴則歸於富貴矣，志孝弟則歸於孝弟矣，豈視孝弟不若富貴哉，由於弗辨也。志既辨，在於立，立之在於誠。

論誦經曰：

學者始於誦經，蘭陵之訓也。古者三十而五經立，今有白首而不通一經者矣。窮經致用，必旁推諸經而能通一經。名物象數，至理存焉，孔賈鄭王之學，不可不尋繹也。

論考史曰：

史學熟則名臣出，先正之論也。考之不精，則靜修所謂無邊受屈者，恐不在載筆而在論世者矣。考證異同，參稽身世，方可持論。三史言制度尤詳，更宜精覈。

論敦倫曰：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良知良能，具於赤子，物引而遷，遂亡本體。誦經式訓，考史爲

鑑，皆不外乎盡倫。特恐悠悠忽忽，其志不立耳。

至是年已八十，定海鎮海二邑之士，尙有裹糧來受業者。

按此據邵氏宗譜邵大業撰傳。然大業謙受堂集卷十四族兄外翰餘山公徵君良菴公合傳則云生平以講學爲事，嘗立學規四條，曰存誠，曰敦倫，曰立品，曰精業。論存誠曰，『誠者聖人之本，先儒所謂主靜不越一敬，主敬乃所以明誠。學者果能從爲己之心，鞭辟近裏，靜存動察，息息無妄，庶幾此心一太極矣。』論敦倫曰，『學以明倫，首重孝弟，如樂室有基，植苗有根。學者根基不立，覩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媿。戴山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論立品曰，『約之以禮，是徹上徹下工夫。循規蹈矩，檢束身心，絕不向分外希望，自然惰慢不生。程子見獵心喜，自覺宿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無間，始能推勘。』論精業曰，『先儒讀書，分經史古文，按月以課，三年可一週。無因循，無凌雜，虛心涵泳，熟讀精思，下筆自然法不掩才，昌黎所謂沉浸醲郁，含英咀華者此也。』標目既異，文字亦殊，豈大業留稿時自爲改作歟？

是年，先生從族兄陞陸受經。先生自云：

晉涵與先生比屋以居，年十四五，以多病漸習苦情，夜過半，聞先生誦授聲，琅然徹戶